



音韵如诉



唯有爱和热忱能带来欢乐的心情,就像《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整部影片笼罩在灰蒙蒙的气氛中,唯有四手联弹的这一刻,欢快的音符像一束冲破乌云的阳光,照亮前途莫测的未知明天。

## 乌云里的一束光

□南西

电影《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朱迪斯·克尔的自传体小说。影片背景是二战时期。我一直很喜欢看二战题材的电影,之前看过的《钢琴家》《美丽人生》《沉静如海》《肖申克的救赎》《辛德勒的名单》《卡萨布兰卡》《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波斯语课》……每一部都很好看。颠沛流离的生活,复杂的情感,跌宕起伏的故事,对生于和平年代的我极具吸引力。

同许多二战影片聚焦集中营的主题不同,《谁偷了我的粉兔子》中没有残忍的镜头,而是别致地将视角投向孩子,以“战争已至,何以为家”的逃难旅途,作为故事的主干内容,以孩子的纯真来点亮黑暗的现实,让观众从细微处感受到残酷战争外的温暖亲情。

1933年,由于父亲是犹太人,且经常撰写抨击纳粹主义的文章,全家面临极大的危险。德国女孩安娜,不得已跟随父母,告别家园,逃亡到瑞士。离开德国之前,母亲和她谈,行李就简,你只能带走两本书和一个玩具。安娜面对心爱的毛绒玩具,犹豫不决,是带毛绒小狗走,还是带粉色兔子走?最终,她选择了毛绒小狗,告别了粉色兔子,爱她的保姆、温馨的餐桌和三角钢琴,去到陌生的国度瑞士。

在瑞士,安娜和哥哥不懂当地的语言和习俗,受尽各种屈辱,好不容易刚刚适应,却又被父母带去了巴黎,因为在瑞士收入拮据的父亲,在巴黎找到了一份工作。同风光优美山脉绵延的瑞士不同,巴黎灯火通明,川流不息。完全不同的生活氛围,又一次将安娜和哥哥置于无所适从的不安之中。等他俩磕磕绊绊刚刚融入进巴黎,没想到,父母又要举家迁往伦敦,因为父亲写的剧本被英国人买下了。安娜和哥哥不得不告别熟悉的维多利亚大街,再次前往新的陌生之地……全家人的生活变得漂泊不定。逃亡之路,充斥着种种变数,种种挑战,人们的生活遭受了重创,吃饭、穿衣、睡觉、上学等基本生活都失去了规律感和安全感,更别谈弹琴这些娱情之事了。而生病、失业,每一个不顺都可能让生存陷入沼泽之中,人的尊严也被重重碾压和践踏。

虽然生活环境动荡,经济拮据窘迫,但温情的爱依然存在,安娜一家人的心中还燃烧着对生活的热爱。安娜的母亲本是名音乐家,流亡之后失去了弹奏钢琴的机会。暂居巴黎的那年,他们迎来了圣诞节,父亲送给妻子一幅布艺钢琴模拟键盘。有一天,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去位于巴黎富人区的德裔老乡斯坦夫人家里做客。虽然安娜的父亲曾和斯坦先生有过过节,但两位母亲在异乡相逢却相见恨晚。斯坦家中有一架钢琴,安娜的母亲和斯坦夫人四手联弹起欢快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那一刻,安娜的母亲神采飞扬,忘却了流亡路上的种种艰辛,沉浸在音乐中的欢乐之情溢出了银幕。即使身处沟渠,依然心藏明月。音乐是沟通心灵最好的方式之一,它跨越了贫穷、种族等等世俗的歧视和偏见,它有如冬夜里的一束火把,给人无穷无尽的精神滋润与鼓舞。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代表作《匈牙利舞曲》曲集中的第五首。《匈牙利舞曲》由二十一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小曲所组成,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但都吸收了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卜赛民族音乐的特色,即节奏自由,速度变化激烈,带有一定的即兴性。这二十一首舞曲中,最广为人知的即是第五首。这支舞曲粗犷活泼、热情奔放,很容易就能将听众的情绪带动起来,让聆听的心灵感受到生之美好。也因此,这支能带给人欢乐之情的曲子备受人们的喜爱,被改编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器乐曲,成为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世界经典古典乐之一。

我在网上看过哈农库特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管弦乐演奏版,文格洛夫的小提琴独奏版,以及郎朗和太太吉娜的四手联弹版。要说最有意思的,还属郎朗夫妇的四手联弹,因为这四首曲子本身就是一首写给四手联弹的曲子。在开始演奏前,吉娜深情地望向郎朗,然后郎朗做了一个瞪大眼睛的动作,仿佛一个暗号,暗号一出,吉娜马上收到,美妙的音符立即汩汩流淌。众所周知,郎朗弹琴时的肢体语言是极其夸张的,像一个不管不顾的孩子,兀自陶醉,衬得吉娜倒像一个优雅姐姐,时不时扭头看一下郎朗。演奏完毕,两个人同时扬起手,做了一个漂亮而兴奋的收尾。唯有爱和热忱能带来欢乐的心情,就像《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整部影片笼罩在灰蒙蒙的气氛中,唯有四手联弹的这一刻,欢快的音符像一束冲破乌云的阳光,照亮前途莫测的未知明天。

电影以《谁偷了我的粉兔子》为名,寓意安娜对故园有着深深的不舍。影片中,粉色兔子出场的镜头非常少,只在开头出现了一会儿。但这个物象,成为感情的一个重要寄托。这只粉色兔子,后来被纳粹没收了,从此再也没能与安娜重逢,成为安娜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

安娜的原型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朱迪斯·克尔在战后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段经历,写成了同名自传体小说,被译成2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也被英、法、德三国教育部列入必读书目。本片导演卡洛琳·林克曾说,《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原著是影响她一生的作品。小时候,每当学校要求读纳粹战争相关的书,她总是心惊胆战,但这本书却截然相反,为她小小的心灵带来了安慰——这也是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通过拍摄另一侧面的美好,来烘托被战争剥夺一切的残酷。真正的残酷就是让美好的东西破碎、消亡、爱而不得。

真实的战场,到底发生过多少匪夷所思的事?我们没有经历过,很难想象,也无从想象。不过正是因为战争,才能映衬出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何其幸福,也让我们懂得要好好珍惜今天的幸福。透过不同视角的电影去了解那段残酷历史的真相,我想,这也是我喜爱看二战电影的一个原因吧。

# 救护车象征什么

□刘剑波

只烫手山芋仍向通大附院。即使我想回家拿几件衣物,也遭到了医生的阻止。“一分钟都不能耽搁”,这是他的原话。

当救护车在路上疾驰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把它当成了一只只能拯救生命的诺亚方舟。我相信,不仅是我,所有的病人家属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我这种错觉。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经常看到救护车从小镇边上的公路上驶过。那时的救护车是纯白色的,没有警笛,在副驾驶窗外挂着一只铜制的铃铛,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伸出手臂,不停地摇响铃铛,就像是校园里的校工摇响上课的铃声。救护车不仅会吸引我们这些孩子,也会惊动大人们。当救护车的铃声由远而近时,大人们会不约而同丢下手中的活计,纷纷奔向灰尘弥漫的公路。当从县城气喘吁吁地驶来而显得疲惫不堪的救护车从人们眼前一闪而过时,善良的人们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都会认为病人有救了,因为,“救命车都来了”,是的,那时,小镇上的人都把救护车称为“救命车”,人们普遍形成这样的共识,认为再重再急的病,只要救命车来了,再危险的生命都会确保无虞。这意识也深深根植于我脑海深处,直到现在,我都不自觉地把救护车说成“救命车”。而那天下午,当载着父亲的救护车驶出停车场时,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时已经天色渐暗,救护车刚上高速,天就完全黑了。我想,是父亲的天色黑了。父亲的天色一旦黑了,就再也不会亮了。即使在高速上,警笛也响个不停,给我的感觉是,高亢嘹亮的警笛正驱逐着死亡。我说过,随车医生一副局外人的神态,也就是说他显得很轻松,除了不时象征性地看病人一眼外,一直在跟我聊八卦。他的轻松感染了我。母亲似乎也把希望寄托在通大附院,她不再焦虑了,不断地安慰父

进入那位内科医生的门诊,他无疑觉得一个物件来到了他面前。他并没有关切地询问我父亲究竟哪儿不舒服,我相信,不管什么病人,医生的一句温情问候,对他来说就是一方良药。而有着温度的触摸比话语更为重要,比如摸摸病人额头之类的动作。没有,什么都没有,既没有话语,也没有触摸,上来就是忙不迭地开具各种检查单子,这些单子将像绳索一样,将我父亲拽进CT扫描等各种仪器检查室。现代化的医疗仪器,既神通广大,也令人恐惧。它们无情屏蔽了医生们的医术水准和职业道德。而可悲的是,它们已经完全统治了整个医院。在冰冷的仪器面前,病人无法不成万物。

当父亲被推着进出各种仪器检查室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生命还剩最后几个小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离他人生的终点只有几步之遥。那些单子最后又回到那位内科医生手中,他让我们看了单子上密密麻麻打印出来的医学术语,很通俗地告诉我们,“病人心脏附近的血管已经薄得随时会破裂”,医生完全清楚九十高龄的病人已经危在旦夕,命悬一线。他应该给出“回家静养”的建议,只有“静养”才能延宕病人的生命,舍此别无他途。可是这位医生却让我们火速送往通大附院。送到七十公里外的通大附院将会在路上颠簸至少四十分钟,而颠簸完全会造成血管破裂,这无疑会将病人快速推入死境。医生怎么就不考虑这至关重要的点?当时我们都很慌乱,正是慌乱使我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我相信,任何病人家属都会因为慌乱而将医生之言奉为圣旨,即便那句话是他随口说出来的。回想起来,即使父亲生命那样危急,他在医生眼里依然是一个物件,是一只烫手的山芋,那位医生不顾一切地将这



恍惚间,自己是千万游人中的一员,又是眼前旖旎风光的局外者,仿佛在观看一场全息穿越电影,领队的导演、被领的游人,他们从千百年前瞬间穿越到当下而不自知。

## 风月其人可铸金

□江徐



坐看苍台

午后,想去孤山,和靖先生结庐隐居梅妻鹤子的孤山。走完苏堤,又走至西冷桥,不期然而然遇见苏小小墓,石柱黝绿,柱上的楹联概括了这位传奇女子的一生:“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

本就乘兴而行,不如驻足于此,也可望湖光山色,观往来游人。苏小小的美名早有耳闻,一位是传说中的苏轼小妹,另一位是才貌绝伦的南齐歌妓。这里所埋的自然是第二位。

在杭州,苏小小墓的知名度称得上家喻户晓,怎料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这里,苏小小成了一个谜,就像知名度不高的小明星。果然,匆匆游客中有人向同行者发问——她是演员吗?一个小男孩走过,认出碑上那行字:钱塘苏小小之墓。然后问母亲,苏小小是谁?答曰,一个很漂亮很有才的美女。男孩又问,她长什么样啊?答曰,妈妈也没见过。男孩又问,我是说她的尸体长什么样啊,一定很臭吧?童言无忌,逼近真理。曾经风华绝代的美人,不也成了一个人随意揣测的名号?

一位老人走过,拍拍圆润墓冢,和同行者琢磨起风月学问——头在这边,还是那边?他认为,头应该枕在西边。年轻人怀疑这只是空家,后人出于某种目的所建。顽童爬上去,被大人拉扯下



留住时光

救护车象征着什么? 2021年11月21日那个阴晦的下午,突然从我脑海里跳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我和母亲正陪伴父亲坐在一辆白底蓝纹的救护车里。那辆车是掘城人民医院的,它刚从停车场驶出,正风驰电掣般朝通大附院飞驰。救护车内的担架上躺着我年迈病重的父亲,为防止因颠簸而掉落,他被固定在担架上,无法动弹。此外,车内还有一位随车医生。他那种将病人弃于一旁,那种局外人的麻木神态刺痛了我,我不知道担架上的病人在他眼里意味着什么,那应该是一件失去了人的属性的物件吧,一件随时都可以扔到窗外的物件。我们(我,母亲,也包括父亲)都没料到一辆救护车会突然出现在那天下午我们的生活里,并由它完全掌控了父亲的命运。“救护车多像一只移动的棺材啊”,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但事后证明它是一则谶语,是一句预言或暗示。如果那天下午父亲不上那辆救护车,父亲就不会在那天离世。现在我想,那天下午救护车鸣笛朝通大附院奔去时,其实是向着死亡奔去。再退一步说,如果那天下午我们不带父亲去人民医院内科看医生,父亲很可能活到了现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位极不负责任的医生,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这位穿白大褂的人。我在补写那天的日记里,习惯性地写了四个字:草菅人命。

我刚才说过,在很多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件失去了人的属性的可以随意摆弄的物件,而在那天下午,我父亲也宿命地担当了这个角色。当我们搀扶着父亲



兼得斋夜话

艺术家不能太聪明,太聪明易犯投机的错误;艺术家不能太功利,功利了便不会坚守。

## 艺术是“实诚人”的事业

□杨涛

为配合6月中旬在市图书馆举行的拙著《历代书法名迹临习指要》首发式,计划同时搞一个工作室学员书法作品展。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工作室只在开张那天搞了一次集体活动,平时鼓励学员“结成小股”来工作室研习。办这个展览另有两个原因:一是兑现承诺,二是检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于是选择了五月下旬的一个周日下午为集体活动时间,在群里发了通知。有事不能来的,可以发作品图片过来参与。

一位正在读研的青年书家最先到,我俩毫无顾忌地聊了一些“严肃”的事。他带来了一批作品,基本功扎实,极富才情,且勇于探索。我提出: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继承的路子和创作的方式应稍作调整。他说没有办法,为了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要求,他必须“跟风”“从俗”,以积累一些“成绩”,将来也好就业。我很想举几个古今中外坚持“不食人间烟火”最终达到大成的艺术家的例子,话在唇舌间吞吐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咽进了自己的肚里。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有一位女生生在启东,这次寄来两件作品参加交流。一件是临智永的楷书《千字文》,写在淡褐色的仿古宣上;另一件写的是周敦颐的《爱莲说》,楷书,纸是仿古宣,淡黄色的那种。那位女生平时说话很少,不主张好胜显山露水,这次作品,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她专一与恒毅的一面:原来她是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与主张的噢!那两件作品,有一股沉静之气从点画间缓缓飘出,这不就是许多人希望通过学习艺术而拥有的吗?她的字算不上好,但那种状态与气息让大家心生欢喜。

有一位学员当年学书劲头很足,有才情,能写一手好文章,再加上家境富足、工作稳定,原以为他可以展翅高举,谁料到反而是他最早没了声息。

还有一位艺术感觉极好,下笔即到,别人出了几身臭汗都不能学像的碑帖,她一开始就能得三分神采。可她似乎欲念太多,一直在多种选择中摇摆,至今没能初成局面。

有一位心细如发,持之以恒的学员,日有所进;又有一位一直希望浅尝即能登天的学员,至今仍在门外徘徊……

这才过了两三年,若是再过十年、二十年呢?

艺术是“实诚人”的事业,即使天生颖悟者,有所悟得也无不是从辛苦中得来。艺术家不能太聪明,太聪明易犯投机的错误;艺术家不能太功利,功利了便不会坚守。艺术家是勤奋的劳动者,是心的出世者与行动的人世者。